



會性法師與大藏會閱

陳慧劍

人一、前言

中國佛學界，有一位貧困出身，少年出家，不慕榮利，而默默無聞的比丘僧，在從事了三十年的佛學研究、撰述之後，從四、五百萬字的閱經筆記中，整理出民國史上一部輝煌的佛學工具大著，使這部書，打破了明代以來——「閱藏知津」、「法寶總目」、「佛學大辭典」（丁著）等工具書的古典主義形式，而列於同級地位；同時，在單一的「檢閱藏經」以及「缺之藏經」的情況下，這部著作就更顯得無比重要了。

這部大著，便是天華出版公司即將於八月間全部問世的「大藏會閱」，而它底作者，便是隱居於屏東鄉間一個以農耕為活的小寺院裏的會性法師。

二、會性法師的早年生涯

會性法師，是一位純粹的「鄉土人物」，是出身在本省苗栗南庄鄉獅山村的貧家子弟。他的血緣是來自廣東客家，而生活在

保持「古風」的客家人環境裏，平日講的是「客語」。他出生於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本名陳華生。事實上，他的上一代，都以開礦為生，父親是一位採礦工人；他的幼年生活極為艱苦！法師提起他的出家動機，表示「沒有什麼可說的」。他說他的祖父是「龍華教」（中國老牌雜神教，與西華堂、同善堂等民間神教同流），也吃素。法師小時常跟祖父一同念「救苦經」，而從小就喜歡拜仙拜神拜佛，什麼都拜。十一歲那年祖父過世了，爾後幾年間，學會了「龍華教」所有的唱念經懺。後來，又因為想學正統的「佛教梵唄佛事」，到十七歲就上了獅頭山，住在元光寺學經懺。

寺裏當時有一位妙清法師，曾經到過大陸，參訪叢林，他藏書很多。這年——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六日（農曆），在習俗上要晒東西，可以一年不霉。而十七歲的年輕人，便受命幫他晒書。由於這個因緣，就看了些佛教故事書，同時妙清法師也勸他發心學佛（或許他本來想學會經懺，再下山替人念經過活的），因此，這才對佛書逐漸發生興趣。

住在廟裏，並不等於出家，嚴格說來，打雜而已。貧家子弟

，又沒有受過多少教育。談教育，這位「鄉土出身」的法師，他的教育就是「鄉土」吧。住廟，爲了學「技術」。現在既然對「佛學」有了個眉目，這樣過了三年，才以白衣身份，親近當時著名的法華家斌宗法師，做了他的侍者。因爲聽斌宗法師講「地藏經」，也許是「地藏經」裏的地藏菩薩「入地獄」的精神，感動了這位年輕人吧！就在這年十一月十七日（阿彌陀佛誕日）在元光寺，跟從悟徧老和尚正式落髮出家。這一年，他二十歲。

這是一位平凡的出家人，一段平凡的出家因緣。

三、隨侍慈航菩薩，立志閱藏

一位中國農村青年，只由於微不足道的因緣出了家，這並不算完。很妙的是，他出家之後，由新加坡來了一位由「裁縫」出身的慈航法師，住進了中樞圓光寺。而三十七年冬天，這年輕的「沙彌」——今天的會性法師，便得到這個機會，去親近這位已享盛名的慈航菩薩。

人與人間的相互影響，這種引力是非常強大的。慈航法師，是天生的「彌勒佛」，一生灑脫無礙，過午不食，揮金如土，舌燦蓮花。在佛門，這樣「開放」的大和尚很少見。由於慈航法師是一位「從不識幾個大字而能深入經藏」，道行深厚的人，因此，這一啓示使得年輕的會性法師，立志重回獅頭山，在一個石洞中掩門獨修三年。四十一年九月才離開石洞，接任名利元光寺的方丈。此時，他竟然還是個沙彌。直到這年歲尾，才到白河大仙寺受三壇比丘大戒。是年二十四歲，而剃度師悟徧老和尚已經圓寂，便入室於慈航菩薩的座下，命名「宗律」，號是「會性」。在這幾年間，充任慈航法師的「台語翻譯」。這才啓發了一位年輕的佛學者，契入經藏裏的熠熠才華。

他在慈航菩薩妙趣天成的法筵之下，譯得水乳交融，而台灣佛教經壇的「譯經」風氣也從此展開。

譯經，本是一件極難契合的事，而譯者本身不但記憶力要強，組織力要強，而且必須深通佛家名相義理，了解法師思維形式，國台語兼精，才能當下托出，如乳出乳，毫無扞格！我想會

公法師，在二十五歲左右，已大備了堅實的佛理基礎與堅強的信念了！

民國四十五年秋天，他從元光寺退下來，再度禁足，深入經海。四十七年春，正式閉關，研究「法華」，直到民國五十年八月因胃潰瘍出關。到五十二年再度入關，此後因爲處理獅山寺廟事務，胃病復發，才在五十二年接受屏東弟子們的禮請，移錫於萬巒竹雲庵，直到如今。

法師前後閉關六年，整理佛籍，同時完成關中筆記數百萬言，這是「大藏會閱」的母胎。

四、大藏會閱的價值及其特色

「大藏會閱」這部書，製作爲「經、律、論、密、雜」五大部份——

「經部」包括大藏經內所有佛說的經典，每經項下底層次是「經名、譯者（年代）、卷數、品數、頁數、字數、提要、別譯、異譯、殘本」，另有歷代祖師的不同種類的「注疏、釋義、講記」、層次分明，檢閱簡便，文字洗鍊。而「經部」兩冊，共一千一百頁，已經出版。

「律、論、密」三部，製作層次亦同「經部」，含概佛學東來所有的原典「提要及其辨證」。例如「律部」，佛家所有戒律、戒相，都分項列引，凡閱此著，雖未曾涉獵原典，亦可精要地知曉典義。而「論、密」部份亦復如此。這三部集爲一冊，共七八〇頁，日內出版。

「雜部」，則包羅廣泛，現在分項引述：

（一）諸宗部：是「台、賢、禪、淨」諸家雜著的匯集。例如天台宗錄「教觀綱宗、摩訶止觀、國清百錄、天台九祖傳……」等七十七種。華嚴宗錄「華嚴五教止觀、原人論、賢首概論……」等四十九種。禪宗錄「付法藏因緣傳、信心銘、神會和尚語錄、虛雲和尚年譜……」等五百五十九種。淨土宗錄「淨土十疑論、省庵法師語錄、蓮邦詩選、印光法師文鈔……」等一九種。

(二) 懺儀類：有「慈悲水懺」等二十一種。

(三) 雜著類：有「寒山詩集」等二十一種。

(四) 史地類：分「教史、彙傳、地理、感應」四部，重要著作有「釋迦譜、高僧傳、大唐西域記、道宣法師感通錄」等一百四十多種。

(五) 彙集類：分「法彙、專集、護教、音義」四部份，收有「法苑珠林、楊仁山居士遺著、弘明集、一切經音義」等五十餘種。

(六) 目錄部：收有從古至今的「家經目錄」二十五種。

「雜部」集爲一冊，計一、〇五〇頁，八月底全部出書。

綜計本書四冊，共錄書目數千種，全書二百萬字，三千頁，搜羅廣濶，巨細無遺，從資料之豐富，綱目部勒之明晰，均見著者思慮之縝密，思想的謹嚴，如非久經磨練的學者，實不堪勝任此作。

因此，我們相信「大藏會閱」之風雨名山價值，自然不庸贅言。

五、一位講經說法的專家

現在，撇開「大藏會閱」這部百年難見的巨作不表。且說會性上人自從到屏東靜居之後，這十五年來，曾陸續在台中蓮社內典班，講授「楞嚴、金剛及法華玄義」，並分別授業於南部各佛學院及明倫社主辦的大專學生暑期班。

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初，我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就讀的孩子弱水，到明倫社參加佛學講座；薰聞佛法。講座結束後回家，我問他：有沒有一位會性法師授課？他說有。我又問：這位法師是那裏口音？他說大概是福建人。「國語清晰，說理明暢，知識廣泛，論證嚴謹……講得深入淺出，極受同學歡迎……」從此，我心中更肯定了法師是一位「講經說法」的專家。但並不知道是那裏人？那個學校「畢業」？

六十六年十月三日，我與李雲鵬居士到台中第一次參見法師，法師的廬山面目才得以親觀。一位「貌不驚人，容不出衆」的

出家人，彷彿黃梅初悟的六祖大師慧能；沒有慧眼，誰識當前沒有高僧之名的名高僧，竟然出身是獅頭山下「礦工之家」的客家貧子呢？

行文至此，不禁爲古今多少「懷才不遇」的龍象扼歎；一個不求名聞的人，他就永遠明珠覆土，這是什麼邏輯？

六、佛門之內的陶淵明

復次，我在六十七年盛夏，到南部辦事，順路到屏東去訪問法師的鄉間講堂。

我發現法師藏經極豐，凡中國宋代以後的佛家原典，各種都有。他的圖書室有八大櫃古今藏書，包括「類伽藏、大正藏（正續兩類）、卍字續藏、中華大藏」，以及「大涅槃經會疏、法華三大部疏記、楞嚴正脈、南山三大部疏記……」等大部頭古籍。

法師住的是「講堂大殿」樓上，一間榻榻米式的木板床，床前放一張大寫字枱，牆邊放一個工具書架。除書之外，似乎一無長物；走過這間寮房兼寫字間，是佛堂，有幾十坪，很大！法師每天在這裏做晚課，通常做三四小時，到十一時後靜息。凌晨三時左右，起身做早課，直到天亮，日日如斯。過了佛堂，在另一端，才是一「圖書室」，事實上是用書櫃排成一列屏風，組成空間，放着一列線裝古籍，蔚然一片書香。

這居處屏東鄉村，稻禾成浪的佛寺週遭，法師掛單的講堂，由幾位比丘尼管理，他們天亮做完功課，便荷鋤赤足下田，同一般農夫一樣，操作到日落回寺，上殿念佛。這就是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農村寺院生活。他們很少做經懺，平日法師在寺中，除了定時爲村民講經，便是讀書，修道，如此而已。

我在講堂，掛單一宵，吃寺中師父們自己種的稻米煮的飯；自己種的菜，炒的青枝綠葉；真可說是「土飯土菜」，特別幽雅，分外清淨。

只有這樣的地方，才住着這樣樸實而不慕榮利的——佛門裏的陶淵明：這位默默耕耘令人尊敬的大比丘僧。

（轉載六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天華月刊）